

GONGNONGBING YANCHANG

工农兵连唱

2

向阳路上

【现代川剧·高腔】

四川人民出版社

J236.717
5
3

向阳路上 (现代川剧高腔)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业街三号》

四川省戏曲音像发行 温江地区印刷厂印制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 字数15千

1978年11月第一版 197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200册

书号：10118·128 定价：0.08元

时 间 夏天

地 点 山区

人 物 李二哥——四十余岁，生产队水利员

李二嫂——四十余岁，李二哥之妻

陈医生——四十余岁，医疗队医生

小 梁——二十五岁，医疗队护士

〔虚景：屋内挂有毛主席像，两侧贴着五好社员奖状。另有桌凳。

〔幕启：黎明前，四外漆黑，雷鸣风啸。光束下，李二哥从里屋急上，倾听动静，喜出望外。开门欲出，狂风袭来，李二哥迎风出门，观察天色。

李二哥 呃，我咋个听到在下雨喃？

（一声滚雷）嗯，要下，硬是要下！

（念《扑灯蛾》）

雷声响，火闪起，

一场暴雨在瞬息。

农业命脉是水利，

积水成河在点滴。

抓紧时间做准备，（下）

李二嫂 （边喊边上）老二！老二！

（接念）

醒来老二无踪迹。

为啥把门大开起？

定是他又去看水堤。

〔李二哥扛锄头，披蓑衣，轻手轻脚地上。〕

李二嫂 （发现） 嘟！（接念）

你阴倒给我要把戏哈！

李二哥 遭了！（念）

今天又要跟她磨嘴皮。

李二嫂 （念） 天都还没亮，你出去做啥子？

李二哥 （念）

要下雨了，我看下堰塘和水堤。（欲走）

李二嫂 （挡住，夹白） 你都熬了几个穿夜罗，不准走，再去睡一哈哈儿。

李二哥 睡不着，快让开。（欲走被挡，反身又走再被挡）

李二嫂 （接念）

今天就不准你去！

李二哥 （放下锄头） 呃，（念）

我究竟是个干啥的哟？

李二嫂 （夹白） 噗哟，水利员嘛，哪个不晓得。

李二哥 好道。（接念）

水利员就该在屋头莽睡起呀？

我问你：到底还顾不顾集体利益？

学大寨，毛主席的号召你就忘记啦？

一碗水打碗粮该不该爱惜哟？

李二嫂 老二。（念）

不是我不让你去，
你那烂脚杆泡了水又咋个好医嘛！？

李二哥 你怕啥子？（念）

这腿疮又断不了我这口气。

李二嫂 还绷劲仗嘛。（念）

痛起来呵喝连天我看到着急。

李二哥 哎呀！（念）

你不要尽倒和我搬道理。

李二嫂 少说。（念）

你给我进屋去休息。

〔李二嫂拖住李二哥的锄头不放。〕

〔突然雨声传来。〕

李二哥 （转喜）好呵！（念）

真是一场及时雨，

……（急中生智）

哎呀！屋里头堆得有队上的化肥和水泥，
你快去看一下房子漏不漏雨。

李二嫂 （猛省）嗦。

李二哥 哟，（念）

千万不要出问题哟！

李二嫂 嗦，嗦，嗦。（急下）

李二哥 嘿，对了！（念）

我这里来个脱身计。（急下）

李二嫂 (喊上) 老二! 老二! 吠!
(念) 车过背他就……

帮 唱 《尾煞》

溜之大吉!

〔李二嫂无可奈何地虚下。

〔大雨猛降，雷电交加。

帮 唱 《五供养》

风狂雨大!

〔小梁呼救上，过场，电闪雷鸣。

帮 唱 雷电轰鸣夜无涯。

小 梁 (唱)

风狂雨又大，

泥湿路又滑，

难把方向打，

走得两脚麻。

陈医生，摔崖下，

快快找人去救他。

〔探路过场，滑倒，呼救。

帮 唱 忍痛挣扎，忍痛挣扎，
冒风雨急催步伐。

小 梁 (唱)

雨弹光鞭我不怕，

亲人安危催步伐。

强挣扎，往前跨，
找社员，想办法。

〔滚雷掠过。

帮 唱 急往前跨，急往前跨，
闪电中透出人家。

小 梁 （挣扎至李二哥房门前，敲门呼喊）老乡开门啦！
老乡开门啦！

李二嫂 （急上）哪个？哪个？

〔李二嫂拉开门栓，小梁冲进屋内。

李二嫂 （惊退，急问）夜半三更，你来做啥？

小 梁 （喘急地）我，我是巡回医疗队的……

李二嫂 你快说，出了啥事？

小 梁 大嫂！（唱）

夜出诊，风雨大，
迷途难返困山垭，
陈医生，摔崖下，
求大嫂设法救救他。

李二嫂 （一惊）啊！

帮 唱 闻言惊诧，闻言惊诧！
救亲人快快设法。

李二嫂 （唱）

老二又不在，
女儿未回家，

难把主意打，

急得莫办法。

小 梁 (着急地) 哎呀，咋个办嘛？

李二嫂 (唱)

不要急，不要怕，

你跟我一同去救他。

小 梁 大嫂，有电筒没得？

李二嫂 老二拿走了。黑了出门，你们也该带个电棒咄。

小 梁 带得有，跟陈医生一齐滚到崖底下去罗。

李二嫂 不怕得。你等下。

〔李二嫂下，持蓑衣、斗笠、火把复上。二人披戴好蓑衣斗

笠。

李二嫂 快走，快走。（开门，狂风吹熄火把）

李二嫂 呵嗬！

小 梁 遭了！

李二嫂 莫来头。（唱）

跟着火闪跑，

小心山路滑。

帮 唱 救人事大，救人事大！

〔过场，狂风袭来，霹雳锤击。

〔李二哥远处高呼：“二嫂！二嫂！”

李二嫂 呃，老二！赶快去救人罗！

李二哥 （边答边上）救到了，救到了！

〔李二哥执电筒扶陈医生上，二人急迎上。

李二嫂 雨大得很，赶快进屋去。

李二哥 陈医生，慢点，小心硬头滑。

〔众扶陈医生进屋坐下，累得气喘嘘嘘，静场。

帮 唱 一心救人实堪夸。

陈医生 哎呀……

李二嫂 陈医生，你摔倒哪儿没有？

陈医生 还好。

〔李二哥从屋内拿出两张毛巾上，递一条给陈医生。

李二哥 陈医生，你擦一下。（擦着自己身上的雨水）刚才我看到对门山梁子上电棒晃一晃的。一下子，电棒不亮了，就听到一个姑娘喊了两声。我赶快过去，还好，陈医生没有滚下崖去……

陈医生 幸好有几笼芭茅草把我挡到了。当时，我在那儿想，担心怕硬要搁起天亮呵。

小 梁 好危险呐！

李二哥 那个姑娘喃？

小 梁 就是我。

陈医生 呵，这是我们医疗队的小梁同志。

李二哥 陈医生呵，下雨天摸黑路，走那山梁子上好危险罗！

小 梁 我们去抢救一个病人回来，半路上碰到下雨。这一转又没有走过，打不到方向，迷路了。

李二嫂 哎呀，病家该找个人送一下嘛。

小 梁 送了的。

陈医生 病人是个五保户，没得多的人。队上派了两个社员高矮要送我们，被我们劝转去了。哪晓得一出来就遭了一泼大雨，把我们淋惨了。李二哥，今晚黑硬是难为你哟，要不是你呀……我这条命就难说了。

李二哥 难为啥子哟。你们摸黑挨雨，还不是为了我们贫下中农呀。

陈医生 这是应该的嘛。（挪动一下腿，感觉疼痛）哎唷
……

李二嫂 陈医生，你蹿倒骨头骨节没有呵？

陈医生 等等。（活动几下左腿）还好，就是脚杆拧了一下。

〔小梁为陈医生揉腿，陈医生忍住疼痛。接着打了个喷嚏。

李二哥 （对李二嫂）快拿干衣裳给陈医生他们换。

李二嫂 噢。

李二哥 呃，再熬两碗姜开水。

李二嫂 要得。（下）

陈医生 李二哥，你看，你把斗篷给我戴，倒把你一身打得浇湿，你也快点换身衣裳嘛。

李二哥 没来头，我还要去看水。

陈医生 小心感冒呵。

李二哥 不得。

〔李二嫂抱衣服上，小梁忙接过。

李二嫂 小梁同志，你先去换嘛。

小 梁 （递衣）陈医生，你先去换。

陈医生 好。

李二哥 （指侧门）陈医生，走这儿。

〔李二哥领陈医生下，复上。

李二哥 呃，检查过没有？

李二嫂 啥子？

李二哥 化肥，水泥。

李二嫂 哦，我跟到就去。（急下）

李二哥 化肥、水泥遭雨淋了，我要找你哈。

小 梁 （关心地）化肥、水泥放在露天坝头的呀？

李二哥 不是。在隔壁房子头，怕房子漏雨。

小 梁 我去看。

〔李二嫂暗上。

李二哥 不，你一身水流水滴的。（指厨房）快去换了衣裳哆。

小 梁 （拿起干衣服）我顺便就在隔壁房子头换了。

（抓起电筒下）

李二嫂 （欲制止）小梁。

李二哥 （称赞地）这个小梁同志。

〔李二哥挪动脚步，散脱了的腰疮包扎带子被李二嫂踩住。

李二哥 哎哟！

李二嫂 （关心地）绑痛了哇？（扶李二哥坐下）

李二哥 （索性取下带子，略含气恼地）长起这块背时疮，
做啥子都扯扯绊绊的。

〔陈医生换好衣服后上。〕

陈医生 李二哥，你的脚杆咋个罗？

李二哥 莫来头。

陈医生 刚才在路上碰倒的哇？

李二哥 老糠疮。

李二嫂 烂了一年多了。

陈医生 （惊讶地）一年多了？来，我给你看下子。

李二哥 不麻烦了，陈医生。

陈医生 麻烦啥子。来，敷点药。（打开药箱）

李二嫂 对，请陈医生给你上点药。

李二哥 我这阵还要去看水哒嘛。陈医生，我这个脚杆莫来头，倒是你的脚拧倒了，又咋个去给贫下中农同志们看病喃？这样，我顺便给你找点药酒回来，把你的脚杆擦下子。

李二嫂 对，你快去。

〔李二哥放下裹糠疮的布带。〕

陈医生 不，李二哥，我们带得有药。

李二哥 那个药酒对哟！（跑下）

陈医生 不，不，不……

李二嫂 陈医生，我们山里头的草药酒对得很，等一会儿你擦一下就晓得得了。

陈医生 （感激地）太麻烦你们罗！

〔小梁已换农村妇女的服装上。

陈医生 （端详地）哟！（韵白）

脱下城市装，
换上花衣裳，
不瘦又不胖，
硬象个农村姑娘。

小 梁 象个农村姑娘呀？

陈医生 象，象惨了。

李二嫂 嗯，不看不象，越看越象。

小 梁 哪儿呵，只是穿了件农村姑娘的衣裳。李二嫂，这是你年轻时候穿的吗？

李二嫂 我年轻的时候哪有这么好的衣裳穿罗。这是我女娃子的。她修水库去了。

小 梁 哦，李二嫂，房子我检查过了，只有一个地方漏雨。

李二嫂 哎呀！（向隔壁奔去）

小 梁 （拦住二嫂）我都把化肥和水泥搬开了。李二嫂，有梯子没得？我再上房子去看一下。

陈医生 对，我们去看一下。

李二嫂 那咋个要得呵。不怕得，我先找个东西把雨接到，

等天晴了再说。（欲下）

小 梁 李二嫂。（忙用油筒给李二嫂照路）

李二嫂 难为你。（下）

陈医生 （望着李二嫂下后，回头环视屋内，颇有感触地）

这一家人爱水爱肥爱得象宝贝一样。

小 梁 水跟肥是农业“八字宪法”的头两个字嘛。社员们说：“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

陈医生 对。

小 梁 那天我遇到个管水的老贫农，他说：“我们要让一滴水、一瓢粪都为社会主义出力！”你看，说得多好啊！

帮 唱 《新水令》

肝胆披沥，
广阔天地多教益。

小 梁 （唱）

下乡巡回一月许，
广阔天地多教益。
精神面貌大改变，
一代新风破旧习。
你虽然，上年纪，
青春焕发今胜昔：
晴学薅秧子，
雨学掌铧犁，

累得不歇气，
还要把病医，
又赶夜路又淋雨，
不怕山高路崎岖，
你硬是年轻了二十几……

陈医生 (插白) 硬是象年轻了一二十岁哩!

帮 唱 好思想值得学习。

陈医生 你就不要表扬我了。说老实话，起先呵，我还有点抱怨哩!

小 梁 抱怨?

陈医生 嗨! (唱)

一跤跌下去，
生命在旦夕，
上又不能上，
下又下不去，
动也不敢动，
只有干着急，
心里鬼抱怨，

帮 唱 牢骚一肚皮。

小 梁 你过去啥子事都阴倒肚子头，现在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了，这就是你很大的变化嘛。

陈医生 这还不是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呀。人家李二哥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命，一家人又这样热情地对我

们。我淋了一点雨，跨了个跤子，思想上就抱怨。
这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比起来，我硬是差得太远了。

小 梁 是呀，所以，党号召我们深入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向贫下中农学习。

〔雄鸡长啼。

小 梁 （望了望天色）雨停了。陈医生，我们该走罗。

陈医生 不忙，等李二哥回来哆。

小 梁 向阳坡有几个病人，约好了今天清早等我们哒嘛。
（关心地）你的脚走得不？

陈医生 我的脚倒莫来头。李二哥的脚杆上长了个臁疮，都烂了一年多了，我们给他医了再走。

小 梁 哎呀，一年多啦！那他做活路好不方便罗！

陈医生 就是嘛，都烂成那个样子了，他还一直坚持做活路。过去我们只是从理论上晓得，臁疮是一种顽固性溃疡。就没有体会到它给病人带来多大的痛苦，给他们从事生产劳动造成多大的困难呵！

〔李二嫂上。

小 梁 李二嫂，李二哥的臁疮烂了那么久，咋个不医喃？

李二嫂 医了的，没有医得好。

陈医生 多医几回就对了啦。

李二嫂 还说呢，去年子我们李二哥跑到城头去医，用了钱不说，还惹了他妈一肚子的气哩！

陈医生 咋个喃?
小 梁

李二嫂 跑进城，排了半天班才把号挂起，又等了好久，才轮到他看病。遇到那个医生喃，哼，喊他在城头找個榻榻住到，医两个月来看。

小 梁 住两个月，那好耽搁生产罗。

陈医生 也给病人增加经济负担喃。

李二嫂 他要象你们这样想又好罗！

(唱《古梁州》)

庄稼人，忙生产，
越是劳累心越甜。
老二从来闲不惯，
不摸活路心就烦。
住在城头把病看，
耽误一春胜一年。
医生他不给方便，
尽出难题找麻烦。
病人疾苦他不管，
反把老二训一番：
“你有病不来找医院，
未必我是你私人的服务员！”

小 梁 (唱)

这个医生思想太危险，